



服部文庫  
117  
79  
9





117  
79  
9

五雜俎卷之九

物部一

陳留謝肇淛著

莫靈於龍人得而養之莫猛於虎人得而檻之  
有欲故也故人而無欲名利不能羈矣  
相人之書凡人得鳥獸之一形者皆貴大如龍  
鳳則大貴小如龜鶴猿馬之類亦莫不異於常  
人夫人為萬物之靈者也今乃以似物為貴耶  
此理之所必無也





龍性最淫故與牛交則生麟與豕交則生象與  
馬交則生龍馬卽婦人遇之亦有爲其所汚者  
嶺南人有善致雨者慕少女於空中驅龍使起  
龍見女卽迴翔欲合其人復以法禁使不得近  
少焉雨已霑足矣

王符稱世俗畫龍馬首蛇尾又有二停九似之  
說謂自首至膊膊至腰腰至尾皆相停也九似  
者角似鹿頭似駝眼似鬼項似蛇腹似蜃鱗似  
魚爪似鷹掌似虎耳似牛然龍之見也皆爲雷

電雲霧擁護其體得見其全形者罕矣

俗有立夏分龍之說蓋龍於是時始分界而行  
雨各有區域不能相渝故有咫尺之間而晴雨  
頓殊者龍爲之也又云龍火與人火相反得濕  
則燄得水則燔惟以火投之則反熄此亦不知  
其信否也

淮南子言萬物羽毛鱗介皆生於龍故有飛龍  
應龍蛟龍先龍之異而四族分焉其言甚恠誕  
余嘗笑劉媪息太阪下有龍據其上而生高祖



則劉氏子孫謂人族亦生於龍可也然聖人繫  
 身於龍取象不一而足道德如老子乃得猶龍  
 之譽其尊敬之亦至矣而古乃有秦龍御龍屠  
 龍者何耶豈亦種類貴賤不同如人之有上知  
 下愚天子匹夫者耶夫聖人無欲而龍未免有  
 欲故終不能離夫物也  
 萬曆戊戌之夏句容有一龍交其一因而墮地  
 天矯田間人走數百里競往觀之越二日風雷  
 挾之而升

司徒馬恭敏治河日於淮濟間得一龍蛻長數  
 十尺鱗爪鬚角畢具其骨堅白如玉俗相傳云  
 龍由蛟蜃化者壽不過三歲

龍生九子蒲牢好鳴囚牛好音蚩吻好吞嘲風  
 好險睚眦好殺負屨好文狴犴好訟狻猊好坐  
 霸下好負重此語近世所傳未考所出而博物  
 志九種之外又有憲章好囚饕餮好水螭蜴好  
 腥蠃蚱好風雨螭虎好文采金狻好烟椒圖好  
 閉口蚘蚘好立險鰲魚好火金吾不睡亦皆龍



之種類也蓋龍性淫無所不交故種獨多耳  
麟之長百獸也以仁獅子之服百獸也以威鳳  
之率羽族也以德而鷓鴣之懾羽族也以驚然麟  
鳳爲王者之祥獅鷓僅禁禦之玩君子宜何居  
焉

唐開元中有鳳逐一龍至華陰龍墮地化清泉  
一道其一爲鳳爪傷流血泉色遂赤今其地有  
龍骨山云故老謂鳳喜食龍腦故龍畏之今世  
所傳鳥王吹火龍圖蓋本此也夫鳳非竹實不食

而亦嗜龍腦耶

物之猛者不能相下如龍潛水中以虎頭投之  
則必驚怒鯁騰淘出之乃已西域人獻獅子有  
繫井傍樹者獅子傍徨不安少頃風雨晦冥龍  
從井中飛出是交相畏也

鳳麟皆無種而生世不恒有故爲王者之瑞龍  
雖神物然世常有之人罕得見耳但以一水族  
而雲雨雷電風雹皆爲之驅使故稱神也潛見  
以時大小互用上可在天下可在田故聖人獨



以屬之乾道

諸獸中獨獬豸不經見一云即神羊也然神羊見於神異經其言誕妄不足信攷歷代五行四夷志如麒麟獅子扶拔騶虞角端史不絕書而獬豸無聞焉則世固未嘗有此獸也自楚文王服獬豸冠而漢因之相沿至今動以喻執法之臣亦無謂矣

臯陶治獄不能決者使神羊觸之有罪即觸無罪即不觸則臯陶之為理神羊之力也後世如張釋之于定國無羊佐之民自不冤豈不勝臯陶遠甚哉

宋樂中曾獲麟命工圖畫傳賜大臣余嘗於一故家得見之其身全似鹿但頸甚長可三四尺耳所謂麇身牛尾馬蹄者近之與今俗所畫迥不類也獬豸世未必有此獸如果有之既曰神羊則其形當似羊不應如世所傳

宋嘉祐間交趾貢麒麟二狀如牛身被肉甲鼻端有角食生芻果必先以杖擊其角而後食既



五雜俎 卷九  
至樞密使田况辨其非麟答詔止稱異獸云時  
以為得體沈存中筆談亦載此而誤以為至和  
中沈疑其為天祿云

禁苑中四方鳥獸畢備其不可馴者盛以樊籠  
有鷲鳥高六七尺諸禽獸皆畏之不知其何名  
也獨無虎豹獅子之屬相傳先朝皆蓄以備遊  
翫至今上中年尚有虎數隻一夕上夢虎  
齧左足覺而腓痛疑其祟令司苑者勿與食餓  
殺之內一虎甚大長丈許餓至一平四日方死

呼聲動地自是不復畜焉

新安有衆逐虎虎窟入神祠中見土偶人厖然  
大也搏之偶踣而壓虎腰折焉衆生得虎時丁  
應泰為令以為異政通於神明也為新其祠日  
令百姓歌謠之

山民防虎者有崖口缺虎常躍入迺以巨組縱  
橫而懸之虎躍而下浮腎組上四足插空不  
能作勢終不能脫矣又有以綱布地及橫施道  
側者虎頭觸之覺其黏也爪之不得下則坐地



上俄而遍體皆汚怒號跳撲至死萬曆辛亥閏  
西北多虎暴三五為羣余時為先室治兆從者  
常遇之殆者數矣後郡公募人捕之旬日中格  
三虎自是無患焉

江陵有獬人能化為虎又有獬虎還化為人  
虎據地一吼屋瓦皆震余在黃山雪峰常聞虎  
聲黃山較近時坐客數人政引滿唬然之聲如  
在左右酒無不傾凡上者時潘景升謝于楚在  
坐因言近歲有壯士守水碓為虎攫而坐之碓

輪如飛虎觀良久士且甦手足皆被壓不可動  
適見虎勢翹然近口因極力齧之虎驚大吼躍  
走其人遂得脫余謂昔人料虎鬚新安人乃舐  
虎卵乎如此不如無生眾皆絕倒

胡人射虎惟以一壯士發弓兩頭射之射虎逆  
毛則入順毛則不入前者引馬走避而後者射  
之虎回則後者復然虎雖多可立盡也中國馬  
見虎則便溺下不能行惟胡馬不懼獵犬亦然  
何景明有獵犬咋虎詩蓋邊方畜也



戚大將軍繼光鎮閩日嘗獵得一生虎繫以鐵  
組內檻中日令屠者飼肉十斤屠者之賂一醫  
者為告免辦醫諾之無何戚有目疾召醫醫言  
惟生虎目可療遂殺虎取目後戚目疾雖瘳而  
不虞醫之詐也

獸之猛者獅子之下有扶拔有駮有天鐵熊皆  
食虎豹者扶拔見諸史書常與獅子同獻似之  
而非也詩云隰有六駮易為駮馬管子曰鵲食  
蝟蝟食駮駮食駮駮食虎太平廣記所載

似虎而小食虎略盡者是已天鐵熊似熊而猛  
常挾虎而嗜其腦唐高宗時加毗葉國獻之能  
擒白象又有酋耳亦食虎而魏武所遇跳上師  
子頭與漢武時大宛北胡人所獻大如狗者又  
不知何獸也

水牛之猛者力皆能鬪虎虎不如也宣德間嘗  
取水牛與虎鬪虎三撲而不中遂為牛所舐而  
斃余鄉間牧牛不收嘗有觸虎於巖石上至死  
不放者迨曉力盡牛虎俱斃禁苑又有鬪虎驟



五經綱目 卷九  
高八尺三蹄而虎斃。又劉馬太監從西番得黑  
騾日行千里與虎鬪一蹄而虎死後與獅鬪被  
獅折其脊死。劉大慟。騾能鬪虎古未聞也。  
滇人蓄象如中夏畜牛馬然騎以出入裝載糧  
物而性尤馴。又有作架於背上兩人對坐宴飲  
者。遇坊額必膝行而過。上山則跪前足下山則  
跪後足。穩不可言。有為賊所劫者。窘急語象以  
故。象即捲大樹於鼻端迎戰而出。賊皆一時奔  
潰也。惟有獨象時為人害則奔而殺之。

師子畏鉤戟虎畏火象畏鼠狼畏鑼

今朝廷午門立仗及乘輿鹵簿皆用象。不獨  
取其壯觀以其性亦馴警不類它獸也。象以先  
後為序皆有位號。食幾品料。每朝則立午門之  
左右。駕未出時縱遊。藍草及鐘鳴鞭響則肅  
然翼侍。俟百官入畢則以鼻相交而立。無一人  
敢越而進矣。朝畢則復如常有疾不能立仗則  
象奴牽詣它象之所面求代行而後它象肯行。  
不然終不往也。有過或傷人則宣勅杖之二。



五經集解 卷九  
象以鼻絞其足踏地杖畢始起謝 恩一如人意或貶秩則立仗必居所貶之位不敢仍常立甚可恠也六月則浴而交之交以水中雌仰面浮合如人焉蓋自三代之時已有之而晉唐業教之舞及駕乘輿矣此物質既麤笨形亦不典而靈異乃爾人之不如物者多矣  
象體具百獸之肉惟鼻是其本肉以為炙肥脆甘美呂氏春秋曰肉之美者有髦象之約焉約即鼻也

獸莫仁於麟莫猛於後猊即師莫巨於狔長  
尺莫速於角端日行一萬莫力於萬萬莫惡於窮奇食善人不食惡人  
新安樵者得小熊大如猫蹠蹠庭中天至猛者見之亦溺下又長與人得一虎子其隣家有犬最警猛初見亦怖溺少選復來窺又走如此數四至暮則徑往咋殺之矣  
今熊羆之屬世亦稀見江南多豺虎江北多狼狼雖猛不如虎而貪殘過之不時入村落竊取



小兒銜之而趨豺凡遇一獸逐之雖數晝夜不舍必得而後已故虎豹常以比君子而豺狼常以比小人也

萬曆壬子十月有熊見於福州之平山一樵子遇之不識以為猪也逐之熊人立而爪樵者眾呼逐之躍出城外竄太樹上官聞遣兵捕之士人素未識熊懼之甚圍而遠射之莫能中中者輒為所接折而擲之良久一裨將至始曰吾山中習熊力止敵一壯夫耳無畏也直至樹下殼

矢一發而殪郡向未有此獸又入城中亦一異事也熊於字為能火可無祝融之慮乎昭武謝伯元言其鄉多熊熊勢極長每坐必跑土為窟先容其勢而後坐山中人尋其窟穴見地上有巨孔者以木為桎梏施其上而設機焉熊坐機發兩木夾其莖號呼不能復起土人即聚而擊之至死不能動也熊行數千里外每宿必有窟山中人謂之熊館虎則百里之外輒迷不返



鹿之屬則有麋有麕有麇有麈有麀猴之屬則  
有狢有猿有狝有獾之屬則有狸有貉有獾  
鼠之屬則有貂有鼯有鼯有鼯有鼯有鼯  
然麇似羊而從鹿雖似猿而從虫鯨鯉似獺而  
從魚古人作字當別有取義也麇之性怯飲水  
見影無不驚奔故人食其心者多惟怯不知所  
為麇鼠前而兔後趨則頓走則顛故常與叩叩  
距虛比卽有難叩叩距虛負之而走麇齧得甘  
草必以遺叩叩距虛也號爲比肩獸然世未嘗

見之宋沈括使契丹大漠中有跳兔形皆兔也  
而前足才寸許後足則尺許行則跳躍止則仆  
地此卽麇也但又未見叩叩距虛耳物之難博  
如此狼亦負狼今狼恒見而狼不恒見也  
羸之爲畜不見於三代至漢時始有之然亦非  
中國所產也匈奴北地馬驢游牝自相交合而  
生今北方以爲常畜其價反倍於馬矣爾雅翼  
曰羸股有鎖骨故不能生俗又言羸骨無髓故  
不能交合生子皆非也羸本驢馬墊合所成非



五經系 卷九  
本質也交而生子又不類父大僅如特不堪乘  
載故人禁之不令交耳漢元康中龜茲王娶烏  
孫公主女自以尚漢外孫衣服制度皆半倣中  
國胡人相謂曰驢非驢馬非馬若龜茲王者所  
謂羸也今作騾說文曰羸驢父馬母也馱騾馬  
父驢母也然馱騾爲神駿而騾爲賤畜可見人  
物稟氣於父不稟氣於母也又騾父牛母謂之  
馱駟見玉篇  
拾遺記云善別馬者死則破其腦視之色如血

者日行萬里黃者日行千里夫馬已死矣別之  
何爲別而至於破腦尚爲善別馬乎此亦可笑  
之甚者也

余在齊久其地多狼多蝟多獾多鼠狼獾如犬  
穴地中常以夜定出田野覓食雞鳴卽還其行  
皆有熟路土人見其穴置罝於穴口雞鳴時縱  
犬嗾之奔而入穴卽獲焉其肉膾甚不能多啖  
也鼠狼雖小而竊食雞鴿之類一齧卽斷其喉  
十百爲羣皆齧殺無遺而後去行走如飛其氣



腥惡狗齧之亦噉吐竟日云

江南山中多豪猪似野豕而大能與虎鬪其毛  
半白半黑勁利如矢能激以射人人取以為簪  
云令髮不垢

齊晉燕趙之墟狐魅最多今京師住宅有狐恠  
者十六七然亦不為患北人往往習之亦猶嶺  
南人與蛇共處也相傳天壇側有白狐云千餘  
歲矣鬚髯如雪時時衣冠與人往來人知之亦  
無異也一旦駕幸天壇請雨匿數日不出

駕返復至人間之曰天子每出百靈調護雖  
溝澮窟穴皆有神主之何所藏匿然則安往笑  
曰直至泰山石竇中耳與一縉紳交善一旦張  
真人來朝狐以帕一方托縉紳往求張印張見  
帕大怒曰此老魅敢爾言未畢狐已鎖縛跪庭  
下矣張曰野魅無禮若得吾印必且上擾天廷  
立取火焚殺之縉紳泣為之請不得也一云是  
德州猴

精縉紳為寧  
德陳侍郎

元至正間范益者精於醫一日老嫗扣門求醫



其女問所居曰在西山益潭其遠曰曷與之來  
翌日一女至診之驚曰此非人脈必異類也當  
實告我姬泣拜曰某實西山老狐也問何以能  
入天子都城曰真命天子自在濠州諸神往護  
此間空虛久矣益乃與之藥而去無何而高  
皇帝起淮右益聞卽棄官去

狐千歲始與天通不爲魅矣其魅人者多取人  
精氣以成內丹然則其不魅婦人何也曰狐陰  
類也得陽乃成故雖壯狐必托之女以惑男子

也然不爲大害故北方之人習之南方猴多爲  
魅如金華家猶畜二年以上輒能迷人不獨狐  
也

杭州有糊猴能變化多藏試院及舊府內然余  
在二所嘗獨處累月意其必來或可叩以陰陽  
變化之理而杳不可得

福清石竺山多猴千百爲羣戚少保繼光勦倭  
時屯兵於此每教軍士放火器狙窺而習之乃  
命軍士捕數百善養之仍令習火器以爲常此



賊至伏兵山谷中而令羣狙闖其營賊不虞也  
少頃火器俱發霹靂震地賊大驚駭伏發斃焉  
昔鍼尹燧象田單火牛江追火雞今戚公乃以  
火狙智者相師大約類此

京師人有置狙於馬廐者狙乘間輒跳上馬背  
揪鬣搗頂翹之不已馬無如之何一日復然馬  
乃奮迅斷轡載狙而行狙意猶洋洋自得也行  
過屋桁下馬忽奮身躍起狙觸於桁首碎而仆  
觀者甚異之余又見一馬疾走犬隨而吠之不

置常隔十步許馬故緩行伺其近也一蹄而斃  
靈蟲之智固不下於人矣

置狙於馬廐令馬不疲西游記謂天帝封孫行  
者為弼馬溫蓋戲詞也

余行江浙間少聞猿聲萬曆己酉春至長溪宿  
支提山僧樓上積雨初霽朝曦蒼蔚晨起憑欄  
四山猿聲哀嘯雲外淒淒如繁絃急管或斷或  
續客中不覺雙泪沾衣亦何必瞿塘二峽中始  
令人腸斷也



獐無膽馬亦無膽兔無脾猴亦無脾豚無筋謂亦無筋

瘵狗齧人令人腹中長狗雛而死急以藥治之狗從小便中出即有醫衣服者亟捲衣置圍上經數宿必有狗雛無數死其中又有一種狗不飲不食常望月而嗥者非瘵乃肚中有狗寶也寶如石大者如鵝卵小如雞子專治噎食之疾余在東郡獲其一每以施醫者然不其効也近歲一長洲令署中聞地下小犬吠聲如此數

晝夜令人尋聲發掘杳無所見後亦竟無禍福案晉時輔國將軍孫無終家於旣陽地中聞犬子聲尋而地坼有二太子皆白色一雌一雄取而養之皆死後為桓玄所滅又吳郡太守張懋廬江民何旭家皆然而俱不善終尸子曰地中有犬名曰地狼夏鼎志曰掘地得犬名曰賈魏正始中中山王周南為襄邑長有鼠從穴出曰王周南爾以某日死周南不應鼠還穴至期更冠幘阜衣出語曰周南汝日中死又不應鼠



復入穴斯須史出語如何日適欲中鼠入須臾  
復出出復入轉更數語如前日正中鼠曰周南  
汝不應我復何道言絕顛覆而死卽失衣冠取  
視俱如常鼠故今人相戒遇恠事不得言又諺  
語曰見恠不恠其恠自壞

閩中最多鼠衣服書籍百凡什物無不被損嚙  
者蓋房屋多用板障地平之下常空尺許數間  
相通以防濕氣上則瓦下布板又加承塵使得  
窟穴其中肆無忌憚使如北地鋪磚築牆椽上

用磚石作仰板自然稀少矣閩中人若知此不  
但可防鼠亦可防火盜

占書謂狼恭鼠拱主大吉慶曆寶應中洛陽李  
氏家親友大會而羣鼠門外數百人立驅之  
去空堂縱觀人去盡而堂崩近時一名公將早  
朝穿靴已陷一足有鼠人立而拱再三叱之不  
退公怒取一靴投之中有巨虺尺餘墜焉鼠卽  
不見以至可憎之物而亦能爲人防患若此可  
恠也



五雜俎 卷九  
九  
貓之良者端坐默然而鼠自屏息識其氣也俗  
言別貓者一辟二積三咬四食今併其食者不  
可得矣長溪大金出良貓余常購之其價視它  
方十倍黑質金睛非不矯然大也而不能捕一  
鼠至其前而不能捉也此何異睢陽咋狐犬書  
之以發一笑

天順間西域有貢貓者盛以金籠頓館驛中一  
縉紳過之曰貓有何好而子貢之曰是不難知  
也能斂數金與我乎如數與之使者結壇於城  
中高處置貓其中翌日視之鼠以萬計皆伏死  
壇下曰此貓一作威則十里內鼠盡死蓋貓主  
也

京師內寺貴戚蓄貓瑩白肥大逾數十斤而不  
捕鼠但親人耳蓄狗則取金絲毛而短足者蹶  
跚地下蓋兄事貓矣而不吠盜此亦物之反常  
為妖者也

太倉中有巨鼠為害歲久主計者欲除之募數  
貓往皆反為所噬一日從民家購得巨貓大如



狸縱之入遂聞咆哮聲二百夜始息開視則猫鼠俱死而鼠大於猫有半焉余謂猫鼠相持之際再遣一二往援當收全勝之功而乃坐視其困也主計者不知兵矣

鼠大有如牛者謂之鼯鼠爾雅謂之鼯舊說揚州有物度江而來形狀皆鼠而體如牛人莫能名有識者曰吾聞百斤之鼠不能敵十斤之猫蓋試之乃求得一巨猫十餘斤者往鼠一見即伏不敢動為猫咋殺此亦鼠之一種不恒有者

也人云鼠食巴豆可重二十斤但未試耳

猗覺寮雜記云鷗白羽黑文胸頸皆青冠面足皆赤不純白也雪賦乃云白鷗失素是未識鷗也然李白亦有白雪恥容顏之語豈相沿之誤耶朱子詩傳鶴身白頸尾黑然鶴之黑者非尾也乃兩翅之下翅斂則傳於後似尾耳此亦格物之一端也

凡魚之游皆逆水而上雖至細之鱗遇大水亦捨而上鳥之飛亦多逆風蓋逆則其鱗羽順順



而返逆矣人之生於困苦而死於安樂亦猶是也陳後山談叢謂魚春夏則逆流秋冬則順流當再考之

孟子曰緣木求魚言木上必不得魚也今嶺南有鯢魚四足嘗緣木上鮎魚亦能登竹杪以口銜葉莊子曰衆雌無雄而又奚卵今雞鴨無雄亦自有卵但不離耳婦人亦有無人道而生子者况物乎

詩云莫赤匪狐莫黑匪烏一物之不祥從古已

忌之矣京師烏多而鵲少宮禁之中早暮飛噪千古為羣安在其為不祥也北方民間住宅有狐恠者十常二三而亦不甚害人久亦習之矣鴉鳴俗云主有凶事故女子小人聞其聲必唾之即縉紳中亦有忌之者矣夫使人預知有凶而慎言謹動思患預防不亦吾之忠臣哉乃人皆樂鵲而惡鴉信乎逆耳之言難受也

洞庭有神鴉客帆過必飛噪求食人以肉擲空中哺之不敢捕也楚人好鬼羅願云岳陽人以



兔爲地神無敢獵者又巴陵烏絕多無敢弋其語信矣

烏與鴉似有別其實一也南人以體純黑者爲反哺之烏而以白頸者爲鴉惡其不祥此亦不然古人烏鴉通用未有分者烏言其色也鴉象其聲也舊說烏性極壽二鹿死後能倒一松三松死後能倒一烏而世反惡之何也

貓頭鳥卽梟也閩人最忌之云是城隍攝魂使者城市屋上有梟夜鳴必主死喪然近山深林中亦習聞之不復驗矣好事者伺其常鳴之所懸巨炮枝頭以長藥線引之夜然其線梟卽熟視良久炮震而隕地矣此物夜拾蚤蝨而晝不見丘山陰賊之性卽其形亦自可惡也古人以午日賜梟羹又標其首以木故標賊首謂之梟首

梟鴟鵂鴞鴟鴞訓狐貓頭皆一物而異名種類繁多鬼車九首則惟楚黔有之世不恒見

世俗相傳謂倉庚求友以爲出於詩然詩但言



伐木丁丁鳥鳴嚶嚶出自幽谷遷于喬木嚶其  
 鳴矣求其友聲初不指其何鳥也凡鳥雌雄相  
 呼朋類相喚者亦多矣不獨鶯也釋者以禽經  
 有鶯鳴嚶嚶之語遂以詩人為味倉庚不知禽  
 經乃後人所撰正因詩之語而附會之耳豈可  
 引以證詩乎况楊雄羽獵賦有鴻鴈嚶嚶之句  
 可又指為鴈乎

淮南子季秋之月鴈來賓雀入大水為蛤來賓  
 者以初秋先來者為主而季秋後至者為賓也  
 許叔重解以鴈來為句而曰賓雀者老雀也棲  
 宿人家如賓客然崔豹古今注亦云雀一名嘉  
 賓必有所考今記於此

白鵝相視眸子不動而風化不必形交也鵝即  
 鷓似鴈而善高飛昔人謂其吐而生子未必然  
 也又鷓鷯亦胎生從口吐出此屢見諸書者而  
 未親見之

鶻與隼皆鷲擊之鳥也然鶻取小鳥以煖足日  
 則縱之此鳥東行則是日不東往擊物西南北



亦然蓋其義也隼之擊物遇懷胎者輒放不殺蓋其仁也至鷹則無所不噬矣故古人以酷吏比蒼鷹也

鷹產於遼東渡海而至登萊其最神駿者能見海中諸物輒撲水而死故中國之鷹不及高麗產

教鷹者先縫其兩目仍布囊其頭閉空屋中以草人臂之初必怒跳顛撲不肯立久而困憊始集臂上度其餒甚以少肉啖之初不令飽又數

十日眼縫開始睜其翅而去囊焉囊去怒撲如初又憊而馴乃以人代臂之如是者約四十九日迺開戶縱之高飛半晌羣鳥皆伏無所得食方以竹作雉形置肉其中出沒草間鷹見即奮攫之遂徐收其絛焉習之既久然後出獵擒縱無不如意矣

狡兔遇鷹來撲輒仰卧以足擘其爪而裂之鷹即死惟鶻則不用爪而以翅擊之使翻便啄其目而攫去又鷹遇石則不能撲兔見之輒依巖



石傍旋轉鷹無如之何則盤飛其上良久不去  
人見而跡之兔可徒手捉得也

南京一勳貴家蓄獼猴甚馴既久輒戲其侍婢  
主怒而欲殺之逃匿報恩寺塔頂出沒趨捷人  
無如之何或教放鷹擊之猴見鷹至卽裂其爪  
鷹反斃焉如是數四主怒甚募有能擊者予百  
金一遼東人應募解縵縱鷹鷹形甚小至塔頂  
盤飛良久瞥然遠逝不知所之萬眾相視罔測  
良久乃從天際而下將至猴身乘其張目熟視

將毛羽一抖黃沙蔽天而下猴兩目昧不能開  
一擊而隕地矣乃知向之遠去爲誠沙也物之  
智如此主大喜厚賜之

有魚鷹者終日巡行水濱遇游沫木族悉啄之  
又有信天翁者不能捕魚立沙灘上俟魚鷹所  
得偶墜則拾食之昔人有詩云荷錢荷帶綠波  
空唼鯉含鯊淺草中江上魚鷹貪未飽何曾餓  
死信天翁楊用脩丹鉛錄亦載此詩以爲蘭廷  
瑞作也一云瀛水上有二鳥立不動者名信天



緣奔走不休者名謾畫

虎鷹能擒虎豹亦展沙眯其且虎畏之遠望輒

受首藏匿今北方鷲鳥如鷓者亦能搏麀鹿食

之驚則彌大能攫牛虎矣

鷹畏青鷗糞沾其身則肉爛毛脫獵時密跡其

後略指之即遠逝青鷗輒飛糞澣之長至數尺

如是垂二糞漸微以至盡即為鷹擊矣物之以

智相制也

謝豹蟲也以蓋死見穴人則以足覆面如蓋狀是

蟲聞杜鵑聲則死故謂杜鵑亦曰謝豹而鵑啼

時得蝦曰謝豹蝦賣糞曰謝豹笄則又轉借以

為名其義愈遠矣一云蜀有謝氏子相思成疾

聞子規啼則怔忡若豹因呼子規為謝豹未知

是否

羽族之巧過於人其為巢只以一口兩爪而結

束牢固甚於人工大風拔木而巢終不傾也余

在吳興見雌雄兩鶴於府堂鳴吻上謀作巢既

無傍依又無枝葉木銜其上輒墜余家中其噪



笑之越旬日而巢成矣鶴身高六七尺雌雄一  
雙伏其中計寬廣當得丈餘雜木枯枝縱橫重  
疊不知何以得膠固無恙此理之不可曉者  
凡鳥將生雛然後雌雄營巢巢成而後遺卵伏  
子及子長成飛去則空其巢不復用矣其平時  
棲宿不在巢中也故有鵲巢而鳩居之者  
閩大司徒馬恭敏公在山東日庭中有鶴雌雄  
巢於樹杪無何生一雛雌雄常留一守巢其一  
遠出覓食以爲常時方盛夏公常命吏卒謹護

之一白雄者出而不返旬餘無耗公嘆息以爲  
遇害又數日雛鳴甚急視之則雄從南方飛來  
將至巢長鳴一聲有樹一枝墜地紅實纒纒吏  
人不識持以白公視之則荔支也計閩廣相距  
五千餘里不憚跋涉而遠取之其愛至矣亟命  
梯而送之巢中其雌雄環鳴不已若感謝云  
鯤化爲鵬莊子寓言身鵬卽古鳳字也宋王對  
楚王鳥有鳳而魚有鯢其言鳳皇上帝擊九千里  
負青天而上正祖述莊子之言也鵠卽是鶴漢



黃鵠下建章而歌則曰黃鶴是也故戰國策說  
士或言鵠或言鶴交互不一物同而音亦同也  
此雖小事亦博物者所當知  
景州進士田吉赴廷試日鵠巢其檣直至潞河  
吉自負必得大魁後乃以傳文字罰殿一舉余  
按吳孫權時封前太子和為南陽王遣之長沙  
有鵠巢其帆檣和故官僚聞之皆憂慘以為檣  
末傾危非久安之象後果不得死所其占正與  
吉合惜無有以和事告之者

閩中稅監高案常求異物於海舶以進御有畜  
雞高五尺許白色黑文狀如鬪雞但不聞其鳴  
耳有白鸚鵡甚多又有黃者其頂上有冠如芙蓉  
容狀奮使云此最難得者

東方有魚焉如鯉六足有尾其名曰鯨南方有  
鳥焉三首六目六足三翼其名曰鷖西方有  
獸焉如鹿白尾馬足人手四角其名曰獲如北  
方有民焉九首蛇身其名曰相繇中央有蛇焉  
人面豺身鳥翼蛇行其名曰化蛇此五方之異



五雜俎 卷九  
物也

五臺山有蟲狀如小雞四足有肉翅夏月毛羽五色其鳴若曰鳳凰不如我至冬毛落而毳忍寒而號若曰得過且過其糞如鐵狀若凝脂恒集一處醫家謂之五靈脂是也

古人有鬪鴨之戲今家鴨豈解鬪耶鬪雞則有之矣江北有鬪鶴鶉其鳥小而馴出入懷袖視鬪雞又似近雅吾閩莆中喜鬪魚其色爛熳喜鬪纏繞終日尾盡齧斷不解此魚吾郡亦有之

俗名錢山魚蓄之盆中諸魚無不為所齧者故人皆惡之而莆人乃珍重如許良可怪也

鶉雖小而馴然最勇健善鬪食粟者不過再鬪食糝者尤耿介一鬪而決故詩言鶉之奔奔言其健也此物至微而上應列宿有鶉火鶉首鶉尾等象與朱雀玄武靈異之物同列有不可解者一云鳳鶉火之禽天文之鶉蓋指鳳也非鶉鶉之鶉亦未知是否

昔人以閩荔支蠟房子魚紫菜為四美蠟負石



五雜俎 卷九  
作房纍纍若山所謂蠔也不惟味佳亦有益於人其殼堪燒作灰殊勝石灰也子魚紫菜海濱常品不足為奇尚未及遼東之海參鰓魚耳江珧柱惟福清莆中有之然余從來未識其味亦未見其形也大約海錯中惟蠔與西施舌稱最餘者不足吃也

閩有帶魚長丈餘無鱗而腥諸魚中最賤者獻客不以登俎然中人之家用油沃煎亦甚馨潔嘗有一監司因公事過午歸餒甚道傍聞香氣

甚烈問何物左右以帶魚對立命往民家取已煎者至宅啖之大稱善且怒往者之不市也自是每飯必欲得之去閩數載猶思之不置人之嗜好無常如此吳江顧道行先生亦嗜閩所作帶魚鮮遇閩人輒索而閩人賤視此味常無以應之也

唐皮日休以鱉魚殼為樽澁峰鬻角內玄外黃謂之訶陵樽此亦好奇之甚矣閩人鱉殼山積土人以為杓入沸湯中甚便不聞其可為樽也



五雜俎 卷九  
卽虎螭龍蝦鸚鵡螺之屬亦不甚當於用耳  
閩中蚌螬大者如斗俗名曰螬其螫至強能殺  
入捕之者伸手石罅中爲其所鉗牢不可脫一  
遇潮至便致淹沒卽至小者亦鉗入出血其肉  
肥大於蟹而味不及也又有一種殼兩端銳而  
螫長不螫俗名曰蠟陶穀清異錄已載之矣在  
雲間名曰黃甲浙之海鹽齊之沂州皆有之又  
有殼斑如虎頭形者曰虎螬它方之人多取爲  
玩器而其味彌不及矣

北地珍鯨魚每枚二錢漢王莽啗鯨魚憑元不  
復睡後漢吳良爲郡吏不阿太守賜良鯨魚百  
枚又南齊時有遺褚彥回二千枚者每枚直數  
千錢則古人已重之矣鯨音撲入聲今人讀作  
鮑非也韻譜云一名石決明一殼如竺菇石上  
閩中亦有之但差小耳  
海參遼東海濱有之一名海男子其狀如男子  
勢然淡菜之對也其性溫補足敵人參故曰海  
參



吳越王宴陶穀蚌蠃至蚌蚶六十餘種時閩爲  
吳越所併大抵皆閩產也蝦自龍蝦至線蝦極  
小者計亦不下二千餘種人之狗口腹迺至窮  
極若此山東海濱水族亦繁而人不知取沿河  
淺渚春夏間螺蚌蚶蛤甚多至饑荒時乃取之  
而亦不知烹臠之法也使是物產閩廣間已無  
唯類矣海豐產銀魚然須冬月上浮時爲風吹  
成冰不能動然後土人琢冰取之春風至則逸  
矣其取魚網釣之外無一物也

俗言鯉魚能化龍此未必然鯉性通靈能飛越  
江湖如龍門之水險急千仞凡魚無能越者獨  
鯉能登之故有成龍之說耳陶朱公養魚以木  
畝地爲池末有子鯉魚長二尺者十公頭壯鯉  
三尺者四頭內之期年之中可得魚七萬頭蓋  
其性易育而又不相食故也又按許慎云鮪魚  
三月溯河而上能度龍門之浪則化爲龍而不  
言鯉也唐韻封山一名龍門山在封州大魚上  
化爲龍上不得點額流血水爲之丹都無鯉魚



之文乃知俗說無稽

鮐即編也陽書所謂若食若不食者也然今之  
編魚最易取常空羣而獲之宋張敞見獻高帝  
至一千八百頃登古用釣而今用罟故有難易

耶

韋昭春秋外傳注曰石首成鮠鮠鴨也吳地志  
亦云石首魚至秋化為冠鳧今海濱石首至今  
未聞有化鴨者書之以廣異聞

鯨魚重數百斤其大專車鋸牙鉤齒其力如虎

漁者投餌既中徐而牽之怒則復縱如此數次

俟至岸側少困共拽出木即以利刃斷其首少

遲恐有掀騰之患故市肆者未嘗見其首余在

真州藥肆中見之猛獍猶怖人也按毛詩鱗鱗

常張口吹沙郭氏所謂吹沙小魚者則非今閩廣之鯨魚也今鯨魚乃鯨類耳

鯢鰐數千里或莊生之寓言然崔豹古今注云

鯨鯢大者長千里則似實有之矣神異經謂東

海之大魚行者一日逢魚頭七日逢魚尾余家

海濱常見異魚一日有巨魚如山長數百尺乘



五經卷九  
潮入港潮落不能自返按刺沙際居民以巨木  
柱其口割其肉至百餘石潮至復奮鬣浮出不  
知所之又有得巨魚脊骨為白者今見在也若  
非親見以語人人豈信乎宋高宗紹興間漳浦  
海場有魚高數丈割其肉數百車至剗目乃覺  
轉鬣而旁艦皆覆近時劉參戎炳文過海洋於  
亂礁上見一巨魚橫沙際數百人持斧移時僅  
開一肋肉不甚美肉中刺骨亦長丈餘劉攜數  
根歸以示人想皆此類耳

張志和詩桃花流水鱖魚肥爾雅翼謂凡魚無  
肚獨鱖魚有肚能嚼焦氏筆乘引此釋肥字義  
亦似牽合凡魚之肥者固多也恐志和詩意亦  
未便至此至於以鱖魚為鮠魚又誤矣一魚余  
皆見之大小形質實然不同何得混為一耶  
吳陳湖傍有巨潭中產老蚌其大如船一日張  
口灘畔有浣衣婦以為沉船也蹴之蚌閉口而  
沒婦為驚仆嘗有龍來取其珠蚌與鬪二晝夜  
風濤大作龍爪蚌於空中高數丈復墜竟無如



之何景泰七年冬河水盡合蚌自湖西南而出  
水皆摧破堆壅兩岸如積雪然以後遂不知所  
之矣

爾雅曰蜃小者珧是以蜃為蚌屬羅願曰蜃大  
蛤也故海中車螯亦有謂之蜃者然古人蛟蜃  
同稱若蚌蛤屬豈能變化為人害陸佃埤雅云  
蜃形如蛇而大腰以下鱗盡逆一曰狀似螭龍  
有耳有角噓氣成樓臺然則蜃有二種而海市  
蜃樓及許遜所誅慎郎者必非珧蛤明矣又雉

入大水為蜃雉本蛇所化晉武庫中雉飛而得  
蛇蛻是也則其入水為蜃亦從其類耳而羅氏  
以為蛤屬俱誤也

龜之為物文采靈異古人取之以配龍鳳然以  
知吉凶之故不免有剗剔鑽灼之慘何不幸也  
狐疑之人每事必卜焚骨棄板積若丘山此與  
雞豚何異而聖人作事謀始乃忍於戕靈物之  
命以千萬計必不其然古者太龜藏之府庫為  
寶國有大事則告廟而卜焉世世用之臧氏所



謂三年而一兆者，是也。非一灼而遂棄之也。今龜下南方，不甚用之，而市肆所鬻敗龜板者，皆已灼之餘，歲不知其幾也。近一友人謂：甲必生取者，始靈得龜，不即殺之，以巨石墜其首而生剔其肉，冤慘之狀，令人不忍見聞。此豈可施於神靈之物者？龜而有知，當銜冤報仇，其不告以吉凶，審矣。故卜可廢也。

龍蝦大者重一斗餘，片鬚三尺餘，可爲杖。蚶大者如斗，可爲香爐。蚌大者如箕，此皆海濱人習見，不足爲異也。

嘉興天寧寺有蜈蚣，長七尺許，時出簷際，人間見之而不爲害。一日雷震其後殿，遂不復見。南京報恩寺塔頂有蜘蛛，大如斗，垂絲數百丈，直至南城樓後，亦爲雷所擊。俗云：物大則有珠，故龍來取之，候官水西村民擊殺一蛇，其大異常，剝其皮，挂肉於柱，雷霆殷殷，遶簷角不散，衆懼而棄之。野余謂：此亦當有珠，故龍以雷至，惜村人無辨之者。



宋乾道間行都北闕有鮎魚色黑腹下出人手於兩傍各具五指

海粉乃龜龜之屬腹中腸胃也以巨石壓其背則從口中吐粉吐盡而斃名曰海粉馬持齋者常誤食之

河豚最毒能殺人閩廣所產甚小然猶犬鳥鳶之屬食之無不立死者而三吳之人以為珍品其脂名西施乳乃其肝尤美所忌血與子耳其子亦有食者少以鹽漬之用燕脂染木紅者即

有毒紅者無毒可食一二云烹時用傘遮蓋塵墜其中則殺入中毒者橄欖汁及蔗漿解之然千百中無一也

有客於吳者吳人招食河豚將行其妻孥危之曰萬一中毒奈何曰主人厚意不可却且聞其味美也假不幸中毒便用糞汁及溺吐之何害既及席而市者以夜風不能得河豚也徒飲至夜大醉歸不知人問之瞠目不答妻孥怖曰是河豚毒矣急絞糞汁灌之良久酒醒見家人皇



皇問所以具對始知誤矣古人有一事無成而虛咽一甌粥者不類是耶

東方朔客難云以管闚天以蠶測海蠶古螺字也注以為瓠瓢非是楊用脩引方言蠶字解之愈僻而愈不通矣

殺龜割肉懸柘間見無人便自垂至地聞人聲即縮龜肉刮盡而留腸屬於首數日不死烏攫之反為所嚙南人無食之者乃子公以為異味何也廣陵沙岸上有水牛偃曝一龜大如席闌

出水際潛往牛所牛覺亟起環行出其後奮角舐之龜即翻身仰卧不能復起為濱江人擊殺之古有相傳水牛殺蛟當不虛也

儀真人有網而得龜者繫其足置豕圈中將烹之入夜有虎入圈以為豕也搏之為龜所齧至死不放手割甚而伏比明眾至格殺虎以龜為有功放之於江焉

龜鼈皆能魅人河東記載元長史事甚詳又唐開元中燉煌李鷓過洞庭劍血沙上為鼈所舐



遂化為鵲形與其家人赴任而鵲反被蠶禁制  
水中如是數年遇葉法善問其故乃飛石往擊  
其蠶鵲始得生故今舟行相戒不敢瀝血水中  
雜劇載鯉魚精事與此相似

南人口食可謂不擇之甚嶺南蟻卵蚺蛇皆為  
珍膳水雞蝦蟆其實一類閩有龍虱者飛水田  
中與灶蟲分毫無別又有土笋者全類蚯蚓擴  
而充之天下殆無不可食之物燕窩人食蠍  
及蝗余行部至安丘一門人家取草蟲有子者

煤黃色入饌余詫之歸語從吏云此中珍品也  
名蝓子縉紳中尤雅嗜之然余終不敢食也則  
蠻方有食毛蟲蜜唧者又何足恠

陸佃埤雅云蚌蚌似天牛而小有甲角長三四  
寸黃黑色甲下有翅能飛燒而噉之美於蟬也  
據其形質即是龍虱之類古人以為口食久矣  
然蟬今人不聞有食者而古人食之又一新事  
也

萬曆間京師市上有鳥大如鷓鴣毛色淺黃足



五指有細鱗如龜狀名曰沙雞云自塞外至者其味亦似山雉

余弱冠至燕市上自無所有雞鵝羊豕之外得一魚以為稀品矣越二十年魚蟹反賤於江南蛤蚧銀魚蠓蚶黃甲鱉鱉滿市此亦風氣自南而北之證也

太內供御溷廁所用乃川中貢野蠶所吐成繭織以為帛大僅如紙每供御用之後即便棄擲孝廟時一宮人取已用者澣濯縫紉為簾帷

之屬一曰上見問之具以對上曰知此殊

可惜即勅以紙代之停所進貢渝年川中奏

詔書到後野蠶比年不復吐繭村民有衣食於是者流離失所乃令進貢如初翌歲蠶復生矣固知惟正之供不偶然也

江南無蝗過江即有之此理之不可曉者當其盛時飛蔽天日雖所至禾黍無復遺然間有留一土墳獨不食者界畔截然若有神焉然此人愚而惰故不肯捕之此蟲赴火如歸若穢薪



燎原且焚且瘞百里之內可以立盡江南人收  
成後多用火焚一番不准去穢草亦防此等種  
類也

相傳蝗為魚子所化故當大水之歲魚遺子於  
陸地翌歲不得水則變而為蝗矣雌雄既交一  
生九十九子故種類日繁案史傳所載尚有螟  
蝻螽蟻蝻賊等名雖云食心食苗各異同一種  
耳酉陽雜俎云腹下有梵字首有王字又云部  
吏侵漁百姓則蝗食穀身黑頭赤武吏也頭黑

身赤文吏也語雖荒唐可以警世

姚崇令姚若水捕蝗至數百萬石蝗患訖息今  
之有司能設法捕除即不能盡絕未必無少補  
也况蝗不避人易於擒捉飛則千萬為羣可以  
羅網夜以火取之尤易而坐視其縱橫莫之誰  
何豈不哀哉

京師多蠧近來不甚復見惟山東平陰陽穀等  
處最多遇其蟄時發巨石下動得數斗小民亦  
有取以為膳者相傳為蠧螿者忍痛問人曰吾



爲蠍螫奈何答曰尋愈矣便卽豁然若叫號則愈痛一晝夜始止關中有天茄可治蠍毒余在齊固安劉君養浩爲郡丞傳一膏藥方傳之痛立止屢試神效  
蠍雙尾者殺人余初捕得蠍輒斬其尾縱之後以語人一客曰若斷尾復出卽成雙尾害不淺矣後乃殺之  
蠍孕子在背長則剖背出而母死此亦梟破鏡之類也

嶺南屋柱多爲蟲蠹入夜則齧聲刮刮通夕攪人眠書籍蟬蛀尤甚故其地無百年之室無五十年之書而蛇蟲蝕蟻縱橫與人雜處蓋依稀蠻獠之習矣

蚊蓋水蟲所化故近水處皆多自吳越至金陵淮安一帶無不受其毒者而吳興高郵白門尤甚蓋受百方之水以港無數故也李趙唐史補稱江東有蚊母鳥湖州尤甚余在湖州蚊則多矣不聞有鳥吐蚊也南中又有蚊子木實如枇



把熟則裂而蚊出焉塞外又有蚊母草亦生蚊者鳥之吐蚊如蠅之糞蟲不足異也草木生蚊斯足異矣

京師多蠅齊晉多蠹二吳多蚊閩廣多虵虵蠹與蚊害人者也蠅最癡頑無毒牙利嘴而其攪人尤甚至于無處可避無物可辟且變芳散為臭腐浣淨素為緇穢驅而復來死而復生比之讒人不亦宜乎

物之最小而可憎者蠅與鼠耳蠅以癡鼠以黠其害物則鼠過於蠅其擾人則蠅過於鼠世間若無此二種晝夜差得帖席矣譬之於人蠅則嗜利無恥抵痔吮癰之輩也鼠則舞文駟贖雄行奸命之徒也故防鼠難於防虎驅蠅難於驅蛇何者易之也

蠅雌者循行求食雄者常立不移足蟲交則雄負雌其勢在尾近背脊上蜂及蜘蛛未有見其交者陰類多相賊也

江南有花地遍狀如小虵螫立殺人嶺南有夜



五雜俎 卷九  
虎此其類也

江南山谷中有黑蜂大如螭螂能螫殺人俗云  
七枚能殺一水牛楚詞云赤蟻若象玄蜂若壺  
是也

山蜂螫人皆復引其芒去惟蜜蜂螫人芒入人  
肉不可復出蜂亦尋死傳言尹吉甫後妻取蜂  
去毒繫衣上以誘伯奇卽此也余在楚長沙見  
蜜蜂皆無刺玩之掌上不能螫人與蠅無異又  
可恠也

物之小而可愛者莫如蟻其占候似智其善弱  
似勇其呼類似仁其次序似義其不爽似信有  
君臣之義焉兄弟之愛焉長幼之倫焉人之不  
如蟻者多矣故淳于棼縱酒遺世而甘爲之壻  
亦有激之言也

人有掘地得蟻城者街市屋宇樓堞門巷井然  
有條唐五行志開成元年京城有蟻聚長五六  
十步濶五尺至一丈厚五寸至一尺可謂異矣  
蜂亦有之



蟻有黃色者小而健與黑者鬪黑必敗僵屍蔽野死者輒昇歸穴中喪亂之世戰骨如麻人不及蟻多矣又有黑者長寸許最強螫人痛不可忍亦有翼而飛者

蛞蝓轉丸以藏身未嘗不笑蟬之槁也蜘蛛垂絲以求食未嘗不笑蠶之烹也然而清濁異致仁暴殊科故君子寧饑而清無飽而濁寧成仁而殺身無縱暴以苟活

蟬之為蟪蛄也子下之為蚊也不善變者也盲

鼠之為鼯鼠也田鼠之為鴛也善變者也雉之為蜃也雀之為蛤也有情而之無情也腐草之為螢也朽麥之為蛾也無情而之有情也

淮南子曰子下為蠅子下今雨水中小蟲也其形短而屈羣浮水面見人則沉其行一曲一直若無臂然故名之曰無右臂也子無左臂也一作子下音吉厥或作蛞蝓稍久則浮水上而為蚊矣葛稚川曰蟻蠃之育於醯醋芝櫛之產於枯木蛞蝓之滋於泥淤翠蘿之秀於松枝彼非



四時所創匠也言皆因物成形自無而有耳  
 天地間氣化形化各居其生人物六畜胎卵而  
 生者形化者也其它蚤蠅蟬蠹科斗軒魴之屬  
 皆無種而生既生之後抱形而繁即殄滅罄盡  
 無何復出蓋陰陽氤氳之氣主於生育故一經  
 薰蒸醞釀自能成形蓋即陰陽為之父母也  
 水馬逆流水而躍水日奔流而步不移尺寸兒  
 童捕之輒四散奔迸惟嗜蠅以髮繫蠅餌之則  
 擒抱不脫釣至案几而不知也

螟蛉有子螺贏負之謂負它子作也子也故人  
 以過房子為螟蛉此語相沿至今然螺贏實非  
 取它物為子也迺放卵窠中而殺小蟲以飼之  
 耳陶隱居爾雅注云蠨蛸銜泥竹壁及器物作  
 房生子如粟米乃捕取草上蜘蛛滿中塞之以  
 俟其子為糧此語鑿鑿有據足破千古之誤且  
 詩但言螺贏負之未言其作已子也則揚子雲  
 類我之說誤之也

壁虱有越街而齧人者夷堅志載之詳矣閩中



有一獄中壁虱最多諸囚苦之每晴明搜求了不可得一獄卒以味爽出見市上有黑道如線視之虱也從獄中出越大門過市西一賣餅家壚下匿焉餅家父且致富卒乃白官發壚得數十燔殺之臭聞十數里自此獄中得甦而賣餅家遂敗落矣壁虱閩中謂之木虱多杉木中所生治者以麥藁燒灰水淋之

江南壁虱多生木中惟延綏生土中遍地皆是也入夜則緣床入幙嗜人遍體成瘡雖徙至廣庭懸床空中亦自空飛至南人至其地輒宛轉呼號不可耐無計以除之也

治蚤者以桃葉煎湯澆之蚤盡死治頭虱者以水銀揉髮中其大要在掃灑沐浴而已然人有善生虱者雖日鮮衣名香終不絕俗傳久病者忽無虱必死其氣冷也

書中蠹蛀無物可辟惟逐日翻閱而已置頓之處要通風日而裝潢最忌糊漿厚裱之物宋書多不蛀者以水裱也日曬火焙固佳然必須陰



冷而後可入筍若熱而藏之反滋蠹矣  
蝮蛇大能吞鹿惟喜花草婦人山中有藤名蝮  
蛇藤捕者簪花衣紅衣手藤以往蛇見輒凝立  
不動卽以婦人衣蒙其首以藤縛之其膽護身  
隨擊而聚若徒取膽者以竹擊其一處良久利  
刀剖之膽卽落矣膽去而蛇不傷仍可縱之後  
有捕者蛇輒逞腹間創示人明其已被取也其  
膽噉一粟於口雖拷掠百數終不死但性大寒  
能萎陽道令人無子嘉禾沈司馬思孝廷杖時

有遺之者遂得不死而常以艱嗣爲慮越二十  
餘年始得一子或云其氣已盡故耳  
蛇油可合硃砂能令印色隱起不蘸  
蜈蚣長一尺以上則能飛龍畏之故常爲雷擊  
一云龍欲取其珠也余親見人懸食器於空中  
者去地七尺許一大蜈蚣盤旋窺伺無如之何  
良久於地下作勢頭尾相就如變弓狀一奮擲  
而上卽入器中矣  
三吳有鬪促織之戲然極無謂鬪之有場盛之

九卷目  
卷之八



有器必大小相配兩家審視數四然後登場決  
 賭左右袒者各從其耦其賭在高架之上只為  
 首一人得見勝負其為耦者仰望而已未得一  
 寓目而輸直至於千百不悔甚可笑也  
 促織惟雌者有文采能鳴健闘雄者反是以立  
 秋後取之飼以黃豆糜至白露則夜鳴求耦然  
 後以雄者進不常意輒昨殺之次日又以一雄  
 進又皆昨殺之則為將軍矣昨殺二雄則為大  
 將軍持以決闘所向無前又某家有大將軍則

衆相戒莫敢與闘乃以厚價潛售於邑人其大  
 將軍闘止以股一踢之遠去尺許無不糜爛或  
 當腰咬斷不須闘也大將軍死以金棺盛之將  
 軍以銀瘞於原得之所則次年復有此種不則  
 無矣

促織與蜈蚣共穴者必健而善闘吳中人多能  
 辨之小說載張廷芳者以闘促織破其家哭禱  
 於玄壇神夢神遣黑虎助之遂獲一黑促織所  
 向無前旬日之間所得倍其所失此雖小事亦



可笑也又黑蜂有化為促織者勇健異常但不恒值耳

嶺南多蛇人家承塵屋雷蛇日夜穿其間而不醫人人亦不懼也聞有人面蛇者知人姓名晝則同行入於山谷中呼其姓名應之則夜至殺其人然主家多蓄蜈蚣蛇至近則蜈蚣籠中奮擲縱之出逕往咋蛇或曰子美詩薄俗防人面蓋謂此也

昔蒲觥去蚤虱而來蛉窮蛉窮者入耳之蟲也

說者以為蚰蜒然蚰蜒蝸牛之屬不能入耳郭氏曰蚰蜒大者如釵股色正黃其足無數如蜈蚣然則今之蠿蝮也蠿蝮周官作球蝮能以溺射人成瘡亦不聞有入耳者吳人又以蝸牛之無角者為蚰蜒則是水蛭馬蝗之屬非蚰蜒也物之傳訛者多

蜻蛉飛好點水非愛水也遺卵也水蠱化為蜻蛉蜻蛉相交還於水中附物散卵出復為水蠱水蠱復為蜻蛉交相化禪無有窮已淮南子曰



水蠶為蝮，兔齧為蟹，物之所為出於不意。  
稽聖賦曰：蟻蟻行以其背，蟪蛄鳴非其口。按山海經有獸以其尾飛，有鳥以其鬚飛，不獨龍以角聽也。

山東草間有小蟲大僅如沙礫，啮人痒痛，見之即不可得，俗名拿不住。吾閩中亦有之，俗名沒子，蓋鳥有之意也。視山東名為佳矣。

浙中郡齋嘗有小蟲似蟻蟻而小如針尾，好緣紙窓，間能以足敲紙作聲，靜聽之如滴水然。跡

之輒躍，此亦焦螟之類與。

晉惠帝元康中，洛陽南山有蟲作聲，曰韓戶戶未幾而韓謚誅。

蟲有應聲者在人腹中，有聲輒應，有消麪者，食麪數斗立盡，有銷魚者，安數斗，鱠中鱠即成水，亦能銷人腹塊，有畏酒者，元載聞酒氣即醉，醫於其鼻尖挑一青蟲，謂為酒魔，從此能飲，有名。惟哉者，冤氣所結，得酒則消，有名。鞠通者，喜食枯桐，尤嗜古墨，耳聾人置耳邊立效，有名。脉望



者蠹魚一食神仙字所化有名度古者能食蛆  
蚓而温會江州所嗜漁人背者大如黃葉眼遍  
其上一眼一釘竟不識其何蟲也

物作人言余於文海披沙中詳載之矣今又得  
數事姑記於此揚州蘇隱夜出見數人念阿房  
宮賦聲急而小視之風也其大如豆迺殺之唐  
天寶間當塗民劉成李暉以巨舫載魚有大魚  
呼阿彌陀佛俄而萬魚俱呼其聲動地明弘治  
間慶陽天雨石子大如鵝卵小如雞頭皆作人



